六百里 皖文明五千年 太平猴魁六百里 黄山太平猴魁博物馆 www.huangshannews.cn 黄山日报

解放前的美溪广生堂药号 （外一篇）

□ 李寿山

美溪广生堂，坐落在黟县美溪乡美坑村，门面长23.3米，宽9.8米，占地面积228.34平方米，建筑分前后厅，为三进间砖木结构。前厅上置天井式密闭穹顶，四缘设有回廊、美人靠；下为药铺柜台。后厅为居家休闲用的客厅和书房。

房东李壬毕，其父李继松，号茂轩，一生行医，且广济好施。李家世代书香，凡乡间贫民求医问药，皆分文不取，至今在四乡百姓中仍留口碑。

李继松，在过去的战争年代，和妻子林淑莲多次掩护、支援过我党我军的领导同志，曾为杨明、刘奎等领导的地下党游击队送米、油、药品、布匹、大红马，为部队伤病员疗伤治病等，解放后尚保存有当时游击队颁发的“立功证”，并由国家民政部门授予“堡垒户”称号。

柯村暴动后的一个夜晚，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等来到“广生堂”，林淑莲热情地为他们起灶做饭，打洗脸水，并拿出自己男人的衣服给他们换。饭后，每人送了30块银元，而后趁着夜色未退，护送他们从洪星湘口转祁门方向去了。

1944年深秋，太平（今黄山区）小河里地方有一位青年（随刘奎新四军来美溪），在遭到国民党匪兵追击后，躲在美溪村西花塘坞。一天，林淑莲去那里锄蚕豆草，从水沟里发现他。她问明情况后，于夜间引入家中，当时那青年右臂上的伤口已溃疡，生蛆，她嘱男人为他清洗伤口，敷药包扎。接着用鸡蛋炒饭给他吃，并送他5枚银元上路。

1947年6月的一天，新四军刘奎、杨明等四人住在“广生堂”。夜里，村口突然出现国民党保安团的队伍，随之岗哨遍布，全村戒严。刘、杨决定连晚转移。凌晨两点，李继松吩咐林淑莲打开后门，领着他们越过菜园地，悄悄地下了村边的小河，沿着河床蹚水摸黑走了2公里多路出村，而后从朗坑折向横塘过盐卡河，从一条山道取捷径插往祁门。望着同志们安全脱险的背影走远了，李继松才带着一身潮湿和倦意归来。事后，林老太太说：“当时要是漏出一点风声，整个村、整个游击队就没有了。”

1946年农历6月，刘奎、杨明同志率领的沿江支队分别驻在宏潭的五溪山，美溪的十二坞、打鼓岭一带。时值盛夏，暑气难当，部队多有染疫。当时，应部队邀请，李继松林淑莲一道多次于夜间辗转营地为伤病员治病疗伤，同时还接济部队蔬菜如干笋、干腌菜、辣椒粉、萝卜丝等。解放战争的四年里，她支援了游击队100匹布，100双袜，100公斤咸盐，1200公斤菜油，1000万元纸币，并送给刘奎同志一匹大红马。直到“文革”前，她还保存着当时游击队发的立功证。

解放后，“广生堂”药号易名为“美溪药店”。男老仍坐店行医，后因工作需要，调往柯村乡人民医院当医生。1962年因病去世，享年69岁。1985年民政部门授予他们家“堡垒户”的光荣称号，并定期发给生活优抚费，直到1992年林老太太终老，享年90岁。他们的两个儿子解放后，一个就读北京大学法学系，一个就读安徽医学院，毕业后都参加了工作，如今儿孙满堂，家道安康，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幸福。

罗艺金口玉言

黟县美溪乡朗坑村的路旁，至今保留着一尊鞋印的大石壁。据说，这鞋印是很早以前，由石台县蓬莱乡过来的一位名叫罗艺先生留下的。

罗艺，自幼丧父，随母生活。然而，母子却常常遭受到同胞叔叔的排斥和百般欺负。罗艺小时候读书时，每天都有一位老人守候在桥头，背他过河。后来，母亲得知此事，便要罗艺问明那老人的来历和姓甚名谁，日后也好图报。不料老人却说：“你不要问我是何人，你今后有发达之日呢。”罗艺回家后，遂将老人的话对母亲说了。此时正在灶台洗锅刷碗的母亲听后却说：“儿日后若真有那一天，就先拿叔叔开刀。”说罢，一把筷子往灶台上一堕，动了复仇的念头。殊不知这下惊动了灶王爷，说是打了他的军棍（多少只筷子就是多少军棍）遂奏本天庭。玉皇大帝当即降罪并派人下凡间给罗艺换骨。罗艺疼痛难熬，母亲叮嘱他牙齿咬紧。结果，除换了一身狗骨，尚保留了一副人牙。从那以后罗艺变得身轻力薄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终日无所事事。到了后来，母亲日老，家道衰微，为了生计，罗艺只得游走四乡靠乞讨度日。

正月一过，春暖花开。超度成仙的罗艺开始出门讨口了。一天，行乞到石台南关涟溪汪家，见不远处的河滩里，有一群男人围着一块大石头打炮眼、采石烧石灰，一位中年妇女正给他们送饭去。罗艺见了便近前讨要，那妇女二话没说，只见她认真地从篮子里挑来捡去，最后拿了一个最大的白米粿递给他，于是他心生感激之情，遂对那妇人道：“你们这河滩的石头不是很多吗？只要将它们捡起来然后从胯下投掷过，就可以拿去装窑了。何必那么费事呢！”事后，村里人都照他教的办法去做了，过窑后果然好灰。直到解放后，涟溪一带烧石灰，石灰石都是直接从河滩里捡来装窑，而不用去开山放炮取石头了。

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，罗艺途经黟县柯村东坑外朗屋，口干舌燥。便进村向一农妇讨水喝，那妇女见来人蓬头垢面，骨瘦如猴，遂戏谑他说：“柴在山上，水在河里，哪来现成的茶给你喝？”罗艺讨茶不成，反受奚落，抱怨道：“大水漫天过，小水砂里钻，这个地方呀，怕要十里干三滩咯。”果真如罗艺所言，这村子多少年来都守着一条干枯的河床。直到解放初，政府还组织发动群众清理过一次，后来又被泥砂复积，唯有春夏雨水丰沛的季节，还能依稀听见水埠头传来浣衣妇久违的棒槌声。其实，这当然只是个传说而已。人世间的所有一切真的由上天来摆布侍弄的话，当初的农妇又怎能会为一杯水而敢得罪那位出口铄金、有言必应的罗艺先生呢？

秋雨霏霏，乞途凄凉。一日，罗艺行至于美溪郎坑的途中，忽遇天雨，当时身单衣薄的他，寻到了一处崖壁下躲避栖身，此时已有两个放牛的牧童抢先而入，他便近前说好话让牧童挤一挤，两牧童见是个穷要饭的，执意不从。罗艺吓唬：“这悬崖要倒了，看你们住哪儿躲！”话将出口，崖壁吱吱作响，他明白是自己胡乱出口酿的祸，便迅疾推出两名牧童，自己却为此崖覆压。至今路边的一块大石壁上仍清晰地镌留有他的一只鞋印。

大好山河 老湾/作

打 锡

□ 许安斌

跑遍黄山市三区四县，走过安徽江南江北，已很难见到打锡这门民间手艺了。歙县杞梓里镇齐武村有个叫应苏明的人，他就是付出毕生精力保护传承了中国民间打锡这项非物质文化绝艺，而受到人们敬佩的人。

50多年前，应苏明一直操守打锡这门手艺不离不弃。从少年、青年到壮年的全部人生“痴迷永不悔，绝艺得新生”，使徽州乃至安徽的打锡这一民间传统技艺得到保护传承。来到应苏明的打锡铺，见桌上摆的，台中放的，柜里藏的，壁上挂的，地上堆的，全是他亲手千锤百敲出来的细致精巧的锡器。看上去应苏明举止稳重，朴素实诚，且现已65岁，竟能心细眼明，脑灵手巧，打出那么多那么好的锡器，叫人有点难以相信。而且他从事打锡工艺几十年，打出上万件锡器，而成为华东声誉鹊起的锡器制作艺术家，中国民间打锡工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。

打锡，在中国民间原是“十大匠人”之一。打锡业在应苏明父亲那代就已濒临失传了。才15岁的应苏明，人小志气大，明白了已在中国传承了1200多年的“十大匠艺”的打锡业，岂能在他这代人中灭绝的大道理。他寻访散落在民间祖辈们打造的各种锡器，左看右看细端详，里里外外探究竟，耐心琢磨练手艺，一直探索了5年多。到20岁时，他已经从模仿，进入试打阶段，并由小到大，由易再难，先简后繁，经粗达细。又是一个3年多的磨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的手艺日益精进，作品神韵自现。

打锡行业，不比砖工、木工、石匠、竹匠、铁匠、漆匠等行业。打锡从熔锡刻模、到灌板剪块，描图设案，再经敲坯打磨，修图改版，磨光题款等几十道工序流程。要想将打锡手艺完完全全学到手，并有所创新发展，并非易事。应苏明懂得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”的道理，他注意观察其他“敲、打、雕、刻、剪、画、描”等手法与技艺。这样，又经一个5年“求真求美求精”的过程，使他胜任了各种锡器的打造。这些年来，应苏明在每一件锡器的制作过程中融入自己的灵秀气韵，吸收各家手工技艺的长处。同时在接受上门定货，外地承接和展销中，秉承工艺的美德，诚信，将“良心、决心、信心、诚心”融为一体，成为黄山市锡器行业第一家，使“非优不出，诚信为本”广为传扬。他的一把“龙图案”锡壶，为求妙品，先后修改敲制10多次，终成“千锤百敲”之精品，以2万元出手给上海一高龄收藏名家。创新无止境，只有精益求精。应苏明又将徽雕、新安画、西方油画艺术运用于锡器的制作之中，从而使锡器深含徽文化的艺术神韵，更加吸引了众多名人大家的追求，使锡器走出黄山，冲出安徽，进入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等20多个省市，并为国外收藏家、艺术家看好。

风雨几十年，应苏明传承打锡，使民间打锡这一行业枯木逢春，从严冬走进春暖花开。他的打锡手艺已达到“得心应手，炉火纯青”的境界。但知晓他的人多在本市本省，外地外境很少。当地工商部门帮助他亮出“独家祖传打锡铺”的招牌，请著名书法家黄澍（已故）写了“民间瑰宝”的匾额，极力提升品牌的知名度，又通过网络进行宣传。

从打造一般日用工艺品，进而打制陈列品，单价也由几十元、几百元，提升到几千元、几万元。产品也从黄山到合肥，到上海，去江浙，并销往国外及港澳台地区。屯溪一茶楼每年特约专制茶叶罐100多只，上海一客户登门求宝，请他打制一只“龙凤宝鼎”，应苏明八改图稿，七次重制，用一个多月才完成。客人看了叫好不迭，给了3.2万元，高兴而去。浙江宁波，本是手工制作工艺享誉全国之地，当地两位手工工艺制品收藏家，却舍近而求远，专程找到应苏明，以6000元高价，选了两只小小的茶叶罐。广州一著名收藏名家，早打电话，夜发帖子求购定货，因一时排不上号而不甘心，亲自赶到应苏明打锡铺，干脆住进应苏明家，早求晚催，盯着应苏明一锤又一锤，一天又一天，打了两对“双龙捧月”烛台，每对3500元。北京一位80高龄锡器古玩收藏家，为求一件特别精致，既细巧更典雅，并极富创意的摆设锡器，跑了7省200多个县市，才在黄山找到了应苏明，他说，“奔波几年好辛苦，终得神器真开心”。

已步入老年的应苏明说：原先歙县有几十家专业打锡铺，加上走村串乡的打锡挑，不下百家，如今仅他一家。他不愿自己成为“最后一家打锡铺”，也不愿意自己是“最后一位传承人”，因此，他已着手从许多青年人中物色了一批有志向的人，将自己的经验悉数传给他们，让他们有能力有技艺好好接上班，使民间绝艺——打锡业后继有人。

周功鑫：中国历史文化传播者

□ 朱红叶

为了推动黟县宏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个项目在安徽“两会”（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暨徽商大会）上签约成功，2018年5月，应市侨联海外顾问、锦鸾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华俐女士之邀，台湾省“国立故宫博物院”前院长，周功鑫再次来到黄山，考察项目前期筹备工作。

只见她短发齐耳，身着一条素色的裙子，脚上穿着一双低跟的黑色皮鞋，脸上化了一点淡妆，一头乌发。她走路步伐不快，但言谈举止决不像是七十岁的老人。她带着优雅的微笑和我们握了握手，然后落座。交谈时，我们才知道她的先生，台北艺术大学退休教授，小皮球文创事业董事长凌公山先生这次也一道过来了。由于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周院长身上，几乎忽视了她的先生。夫妻两人给我的印象都是谦虚低调的学者模样。

一谈到文化，周院长热情四射。她对徽州漆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原来，除了艺术史、博物馆学，她也对这一方面有过不少研究，还曾写过《由近三十年来出土宋代漆器谈宋代漆工艺》一书。她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博士。策划过各类与文化有关的大型国际性展览。在担任“台北故宫”院长期间，她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及与世界的文化交流，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如今，退休后的她，对青少年的教育及历史文化传承，依然怀着一股执著的热情。她曾在国际文化研究方面有过不少著作。就在不久前，她与自己的团队还共同编制了《图说中华文化故事》丛书，该系列丛书以战国、汉、唐和宋这四个时期为主轴，以成语故事为切口，利用考古资料及相关文献，使成语故事时代背景下的政治、历史、艺术、礼仪等中华文化要素互为印证、阐发，全方位重现当时人在衣、食、住、行、业余生活等不同层面的生活全貌。她介绍说，下一步，还将以动漫和游戏的形式通过虚拟的手法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。为了让我们对她的产品有直观的认识，她让她随行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——小皮球文创事业执行长陈绍诚先生（其祖父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，外祖父为国学大师林尹），现场用手机为我们演示木兰从军、负荆请罪等历史故事。

在安徽“两会”期间，我们再次见到周院长。黟县考察结束后，他们前来合肥与我们会合，参加省侨联举办的“百家侨企签约仪式”。我听说，省领导会见她的时候，现场的台湾人士见到她，激动不已，排着队纷纷要求签名。由于“百家侨企签约仪式”上安排了各地市推介的环节，市侨联提前与孙华俐女士协商，想请周院长代表黄山现场做一次文化方面的演讲，并要求用PPT的形式，她爽快地答应了，并且在内容上做了精心的准备。没想到，因为大会整体安排，发言临时被取消了。接到通知，市侨联负责人很为难不知如何开口，然而，周院长听说此事后却不以为意。签约仪式过程中，我陪她在会议厅门口小憩，她不仅与我合影还留了微信。我看见她主动发了一条短信给我，说：谢谢你的接待！

老码头的美味

□ 贺建军

2007年起，连续好几年的春天，我总要随着户外背包客们去皖南玩，其中黄山脚下的歙县深渡镇，是必去之地。咱这上班的人，唯有周末两天有空，周五晚上若能利用上，便再好不过啦。那年月，从合肥到歙县要坐一夜的绿皮火车，偶尔买不到直达票，就要深夜里在宣城中转。

那年春天去深渡，清晨五点多钟就到了歙县。走出小小的歙县火车站，顺着大路直行，临近练江大桥，便到了歙县汽车站。早上去深渡镇的第一趟班车还要等会儿才发车，就在附近溜达等待。车站旁，有两长遛二层小楼，一楼门面大都是做餐饮或土特产。此时，只有三两家早起的面馆升起了袅袅炊烟，手脚勤快的老板们无声地忙碌着。

我们随意选一家，卸下登山包安然落座，选好合自己口味的面，再点上一支烟静静地等。要不了多久，热气腾腾的面条就上桌啦。我要的是干丝面，油亮亮的肉丝、脆嘣嘣的笋丝和黄灿灿的酱油干丝，加上软硬适中的面条，成就了这份美味。待这碗面条连汤带面吃下肚去，早春里的寒意和一夜未眠的倦意渐渐烟消云散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。

也有的时候，一早从歙县县城乘车，先到石潭观赏完油菜花海的美景，经昌溪古村徒步数小时至深渡。一路上呼吸着大山里清新微甜沁人心脾的空气，清冽澄净的昌源河碧水如玉缓缓流淌，如此佳境城里人怎能经常享受？在深渡镇住上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再去深渡码头乘船。深渡镇并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新安江山水画廊的起始。自深渡乘上游船，沿着风光迤逦的新安江可直达著名的千岛湖。

有一回，几位驴友约好同往歙县新安江畔品尝新茶，从合肥自驾而行。本着“花最少的钱，走最远的路”的户外准则，驴友走运放着大别克不开，借了辆排量一点零的铃木车，载着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来到深渡，又是一种体验。

无论以怎样的行走方式，只要到了深渡，一准儿要在大清早赶去深渡老码头吃油煎毛豆腐。

看过美食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都知道，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的经典特色名菜。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兵败徽州，逃至休宁一带，饥饿难熬，从草堆中搜寻出逃难百姓藏在此处的几块豆腐，但已发酵长毛，只得将其放在炭火上烤熟吃。不料这些豆腐味道鲜美，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转败为胜后，朱元璋下令厨师制作毛豆腐犒赏三军，毛豆腐遂在徽州流传开来。

徽州毛豆腐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制成色清如雪、刀切似玉、坠地不溢的豆腐，然后置于阴凉干燥处发酵，待长满白色菌丝的“毛豆腐”中蛋白质被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后，再将毛豆腐放入平底锅煎至两面发黄，加入调味品烧烩，香气溢出后涂上一层辣酱，便可取食。因为“腐”与“福”同音，徽州人与外地客商每年立夏都要吃毛豆腐，寓意吃上福气、交上好运。好多大饭店里也有此美味，若论原香本色，那一定还得去深渡老码头。

在深渡老码头，有一个卖毛豆腐的小摊子，摊主是位岁数很大的老人家，不起眼的炉子上支一口平底锅，七八个人围在锅边，就着锅吃着毛豆腐，外围则站着更多的等待吃毛豆腐的人。这便是传说中深渡码头的极香美味啦！老人家不急不慢地将长满白色绒毛的毛豆腐放入锅中，浇上香油，慢慢煎烤，待两面焦黄时撒上细碎青嫩的葱花淋上些许红艳艳的辣椒酱。香气四溢的毛豆腐，引来众多游客品尝。我和同伴趁热吃着外焦里嫩的毛豆腐，欣赏着新安江山水画廊美景，好不惬意。

后因事务繁多，渐渐脱离了背包客队伍，唯有深渡老码头油煎毛豆腐的别样味道，时不时挑逗一下我的味蕾。去年夏天，得个机会去歙县出差，坐高铁只花了一个多小时，几乎一盏茶的工夫就到了，真快啊。一路上，脑中不时回放着新安江两岸的美景及油亮喷香的毛豆腐，心里盘算着，倘若时间允许，一定重访深渡，再在老码头叫上油煎毛豆腐。其时洪水刚退，练江水位猛涨，翻波涌浪。没想到在县城忙完公务，却没时间再去深渡品尝毛豆腐。留下遗憾。

徽州的文化印记

□ 雪 涅

古徽州的意象黑白分明，犹如一部年代久远的纪录片，形象的精美都浓缩在一群群、一簇簇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上，这是徽州的文化印记。

徽州文化的兴起源于徽商的崛起与商业的兴盛。《嘉靖徽州府志》写道：“秦郡于鄣，迄于宋元，命名缕更，”由于山地稀少，徽州人出外经商谋生似乎事出必然。“徽之俗，一贾不利再贾，再贾不利三贾，三贾不利犹未厌焉。”徽州人秉性的倔强由此可见，当然，徽州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像大山一样坚忍不拔，那山间腹地的一座座府邸豪宅，以及各色牌坊，就是不可磨灭的见证。这种文化实质的发达始自晚明的经济动力，其杠杆之力无疑撬动了徽州文化巨石般滚动，带动了徽州文化多方位的发展，包括收藏的兴起。清初《四库全书》辑佚民间版本，“后七子”之首的王世贞著作《书画题跋录》在其家乡遍寻不到，只好求助徽商的收藏，方才免遭遗珠之憾。在此，徽州有一文化事件值得记述。徽州官绅汪道昆曾邀请王世贞等江浙文人一百余人造访徽州。

在交通不便的清代，以一人之力举办半官方的“雅集”，其浩浩荡荡的声势，实在是一个惊人的豪举。正是这一文化豪举打开了徽州开放的大门，也是徽州历史上一次宏大的自我推销。当时，汪道昆从徽州当地精选出二百多士子陪同百多江浙文人，其声势之浩大前无古人，恐至今也后无来者。这些士子既是导游，又是能够陪同客人诗文吟唱的文化“伴游”。据徽州志记，此前晚明也有一些文人造访徽州，如“性灵派”殿军袁宏道（万历四十六年，即1618年），以及大名鼎鼎的钱谦益，他于1641年来徽州登黄山。袁宏道来徽州颇多感触，他面对天都峰竟一时无语，忽而迸发四字：“如悬画轴……”钱谦益就没有袁宏道的吝啬了，他在黄山记游中妙笔生花地写道：“度云梯而东，有长松夭矫，雷劈之仆地，横亘数十丈，鳞鬣偃蹇怒张。过者惜之。余笑曰：‘此造物者为此戏剧，逆而折之，使之更百千年，不知如何槎枒轮囷，蔚为奇观也。吴人卖花者，拣梅之老枝，屈折之，约结之，献春则为瓶花之尤异者以相夸焉。兹松也，其亦造物之折枝叶与！’千年而后，必有征吾言而一笑者。”

徽州地方文士吴廷简基于对故乡山水的谙熟，他将黄山视为天地间一件天造地设的书法“作品”：“凡远山皆作草书，画眉笔意，而黄山独作隶书，铁画峻嶒，百里外便于诸峰迥异”。由此延伸，当今“黄山画派”的确立，实在因巍巍黄山横亘在那里，从而使得一拨善画黄山的山水画家聚拢在一起，有了较为相同的艺术趣味与追求，并形成一定风格的画风、路数，从而为文化徽州有了新的铺垫与提升。

刘秉升主编的《黄山志》中引了一段由南明孤臣转入佛门的僧人檗庵正志记述黄山的文字：“黄山集于千仞数百仞削成之峰，凡千百里一望中：如天子有事与圜丘方泽，而羽林执役扈也；如修竹园林，一旦辱于斧斤，而新篁怒生也；如潇湘日夕，有船聚泊，而丛樯指天也。”

小书迷 苗青/摄

本版责任编辑/阮文生
E-mail:hsrws@126.com